

# 護帙有道

## 古籍裝潢特展籌展始末

盧雪燕

清初藏書家孫從添（一六九二—一七六七）說：「裝釘書籍，不在華美飾觀，而要護帙有道，款式古雅，厚薄得宜，精緻端正，方為第一。」。明代書畫裝潢名家周嘉胄（一五八二—一六五八）也說：「余裝卷以金粟牋，用白芨糊折邊，永不脫，極雅致。」兩人不約而同地說出「書」與「畫」的裝潢（訂）原則，首重牢固，而風格則以古雅為上。本院典藏古籍，三分之二以上來自紫禁城各宮殿，除具備藏書家的裝潢期盼之外，更多了些他館所未有的富麗特質。在故宮即將歡度九十歲生日之際，特以古籍裝潢為題，舉辦特展，除彰顯院藏特色之外，亦藉由包括借展自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六朝卷子書等，述說千百年來書籍外觀的遞嬗變遷。

### 展覽主題及主副標題設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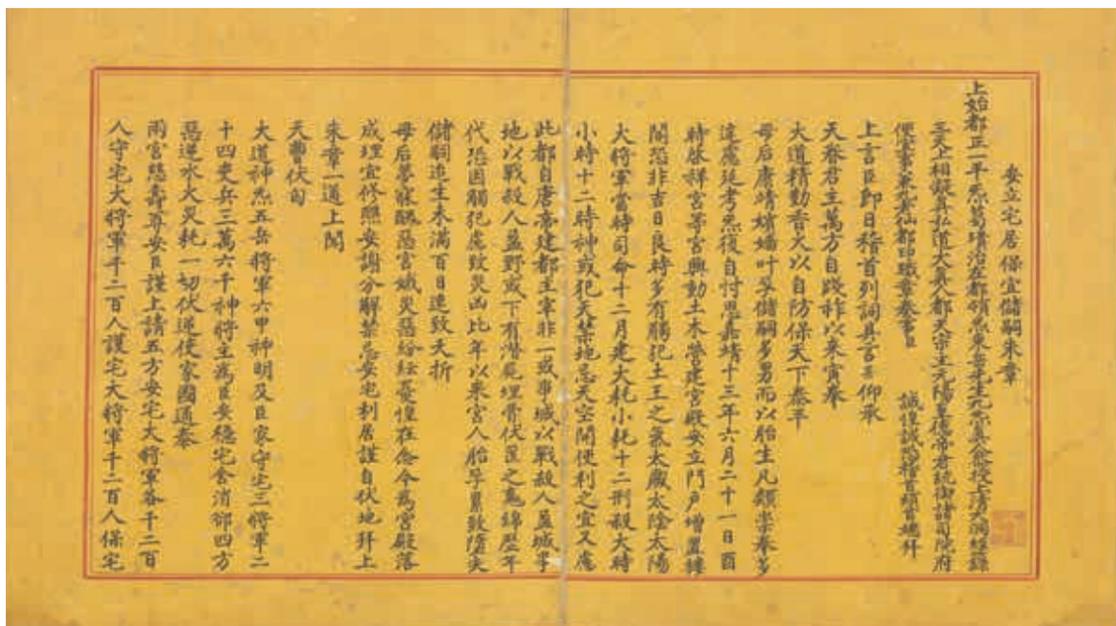
喜愛本院文物的觀眾大概都知道，故宮是在民國十四年的雙十國慶，本清宮原址而成立的公共性博物館，不消說清帝居住的紫禁城各宮殿舊藏，自然是今日故宮典藏的主體之一。是以，若說本院文物大半數以

上，均具有濃厚的皇家特質，絕不為過！此一特性當然也表現在古籍善本之中，這正是十多年前，當筆者首度接觸時，諸如穿洞縫線、文言文、無標點符號等原先對古籍的刻板印象，隨即消逝的主因。換言之，包括紅、黃、藍等濃烈色彩，或是以錦、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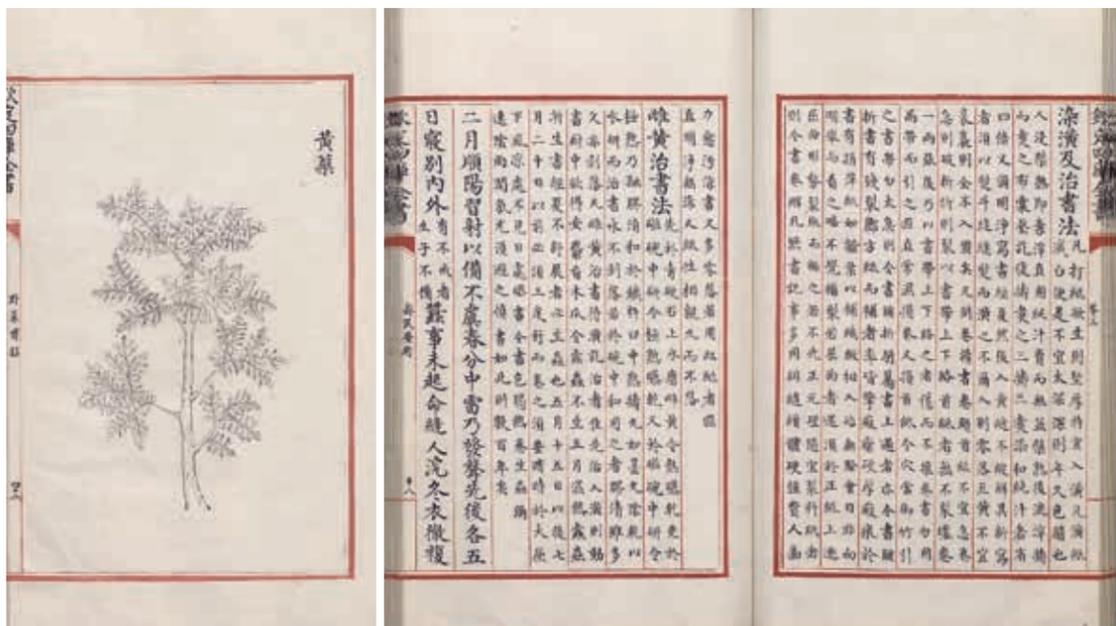
花、縵絲、暗花綾、綢、緞等高貴織物製作的書衣、書函，以及夾板、函、盒、匣、箱等搭配合宜、作工考究的琅函裝具，皆深深吸引筆者目光！（圖一）就書籍本身的意涵而言，其原始功能應是作為知識的總結，或是經驗



圖一 《八旬萬壽盛典》、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、《御製詩二集》、《御製文初集》錦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《御製金錄大齋章表》藥黃色內頁 明內府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《野菜博錄》內頁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二 《齊民要術》內頁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《金石昆蟲草木狀》內頁 明萬曆45年至48年間寫繪本 國家圖書館藏

對二十一萬餘冊古籍內容全盤了解，但針對書籍外觀，則有一定程度的認識。因此，在選件與單元規劃之間，採取後者為先，而前者在後的步驟進行，就好比廚師作菜，先設計好「菜單」，然後再就所需，進行必要「材料」採買的道理是一樣的。

考量展廳面積、展櫃結構、分布等因素，筆者認為四個單元已足夠闡釋展覽主題，並符合一〇四陳列室展覽空間，以及觀眾參觀動線。因此一開始便朝此方向努力，但如何想出一個符合主題意旨，又能輕易從善本庫房提取可用的「菜色」？在閱讀大量「裝潢」、「裝裱」、「裱褙」、「裝池」、「裝訂」、「裝幀」等古籍、書畫類外觀相關著作之後，初步認為，釐清古來諸多裝潢用語相當必

要，因此大膽設定第一單元標題為：「裝潢、裝裱與裝幀——古籍裝潢在同時代的意義」。

為表達古人以「藥木」將紙染黃防蠹的「潢」字本意，筆者選展《齊民要術》及《野菜博錄》兩部著名古代農書，除以《齊民要術》之「染黃及治書法」內容為重點，引導觀眾了解古人如何以藥木汁液入紙的工序之外，亦搭配《野菜博錄》的「黃藥圖」（圖二、三），兩相對照，一目了然。然而「黃紙」究竟是何種模樣？《御製金錄大齋章表》採用的特殊六色灑金厚箋紙，便可能包含「藥黃」紙箋在內，故亦一併陳列展出。

（註一）（圖四）此外，由於本院藏「黃藥圖」以墨線勾繪，較顯單調，故而向國家圖書館商借館藏重寶之一明代著名女畫家文俶（一五九四—一六三四）彩繪《金石昆蟲草木狀》木一「黃藥圖」（圖五），與院藏「黃藥圖」輪流展出，以豐富觀眾視覺上的享受，增添展覽的可看性。（註二）

用紙、布、帛等材料在書畫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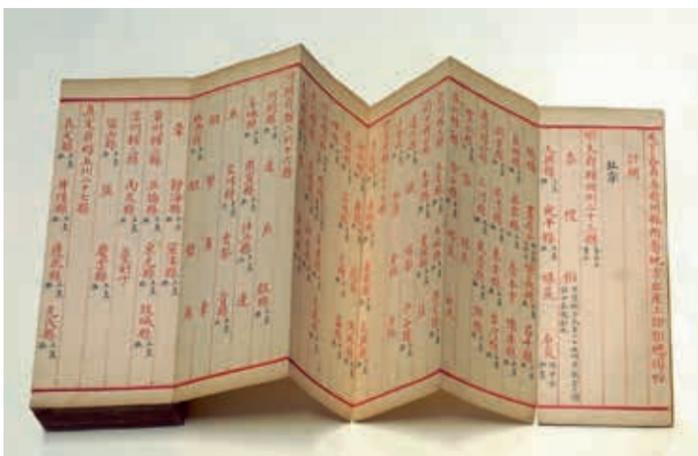
傳承的媒介，然而因為閱讀、保存等種種需求，從而發展出卷軸、經摺、縫續、蝴蝶、包背、線裝等外觀的同時，進行具有保護功能的裝飾性設計，漸漸使得書籍從單純的閱讀「工具」，轉化成為「收藏」的角色，若在天家，便成了「皇帝」的「珍藏」，可想而知，在保護珍藏的前提下，裝飾、美化，以及為書籍配置合宜精緻的內、外裝具則是必然的步驟。而今，在歷經時間及歷史洪流的淬煉後，這些由「工具」轉化昇華，蛻變成「文物」的善本古籍，就是今日觀眾眼中琳瑯滿目、美侖美奐的故宮寶物了，而本展覽便是順著這般院藏古籍演化的思想脈絡，一步步成型、定調，終致開花結果。

「帙」，從「巾」部，原意指囊狀織物，古人稱「十卷為一帙」，已點出其將卷起捆紮好的「簡冊」，置入帙內保存的原始功能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釋「帙」之義曰：「帙，書衣也。」足見東漢時期，「帙」已泛指各類護書用品。隋唐以後，因雕版印刷術的應用，漸漸使得書籍外觀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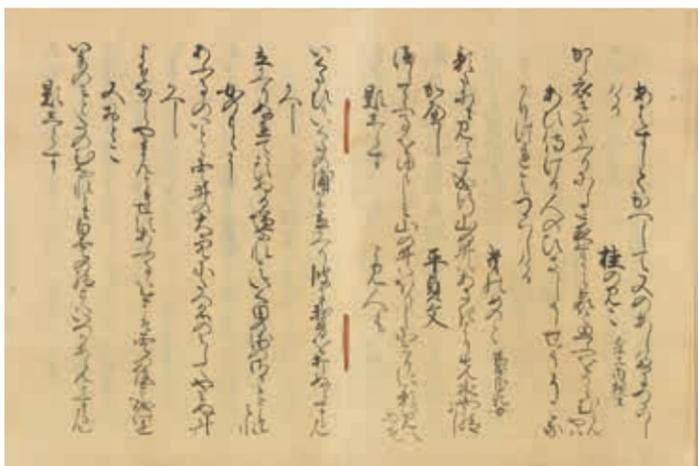
而成為今日一般人熟知的模樣，其封皮、封底，或是卷軸裝的覆背，經摺書的前後護板，甚至外來貝葉書籍的上下夾板，均可納入「帙」的範疇，往後因冊頁書籍形體，所發展出來的以木板或紙板製作的「書函」、「書套」，當然也不例外。清初藏書家孫從添稱「護帙」需「有道」，恰恰符合本展覽主題意旨，故而選定成為主標題；而「裝潢」一詞，雖說已是今日公眾熟知的房屋美化專業用語，但其原義除包含「染黃」，或是技術性層面的「裝訂」意義之外，實際上更涵蓋古來為書畫「裝裱」，以及近代書籍設計用語——「裝幀」等，這些用來表達強固及妝點書籍外觀之傳統工序詞語，因之取其總義，選用為本展覽的副標題。

### 展覽單元規劃、選件與展出內容

「書籍裝潢」主題只是一個大方向，選件與單元規劃才是引領觀眾認識，進而欣賞展覽的主要關鍵。筆者浸淫善本古籍庫房多年，縱然不敢說



圖八 《省直土產便覽集要》內頁 明朱墨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《古今和古今和歌集》內頁 日本日文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《易林注》元刊八行本配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聚合」載體，以之為「書」體的，較早的應該是「簡冊」與「木牘」。在理解「裝潢」、「裝裱」、「裝幀」等用語之後，接下來便是針對書籍外觀的遞嬗變遷提出說明，這也是單元二——「古籍與裝潢——從簡牘說起」訂定的由來。

由於本院未藏有距今年代久遠的「簡冊」或「木牘」，為求展覽的完整性，改採影像展出。至於其他裝潢，則以出現的時間先後為序排列，展出卷軸裝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（圖七）；經摺裝《省直土產便覽集要》（圖八）；類縫續裝《古今和歌集》（圖九）；蝴蝶裝《易林注》（圖十）；包背裝《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》（圖十一）、《太乙集成》；線裝《說文解字》（圖十二），以及來自緬甸的貝葉裝典籍。（圖十三）值得一提的是，卷軸裝第一、二檔展件皆借展自國家圖書館，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

錄》是舊藏圓明園文源閣的紀曉嵐（一七二四～一八〇五）親手抄本，而第二檔預定展出的六朝寫本《十地論》，則是近代重大發現的敦煌經卷之一，皆彌足珍貴。

《古今和歌集》，原是清末著名藏書家楊守敬（一八三九～一九一五）自日本攜回，其裝潢樣式雖非真正如著名的西夏文獻——《呼金剛八王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》等多種經集》（現藏武威博物館），這類



圖六 《沿海岸長圖》覆背與《穀類抄》卷末 左：《沿海岸長圖》日本元亨間傳鈔保元間卷子本 右：《穀類抄》清雍正元年黃叔徽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-1 《穀類抄》卷末



圖七 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外觀 清乾隆間紀昀手鈔本 國家圖書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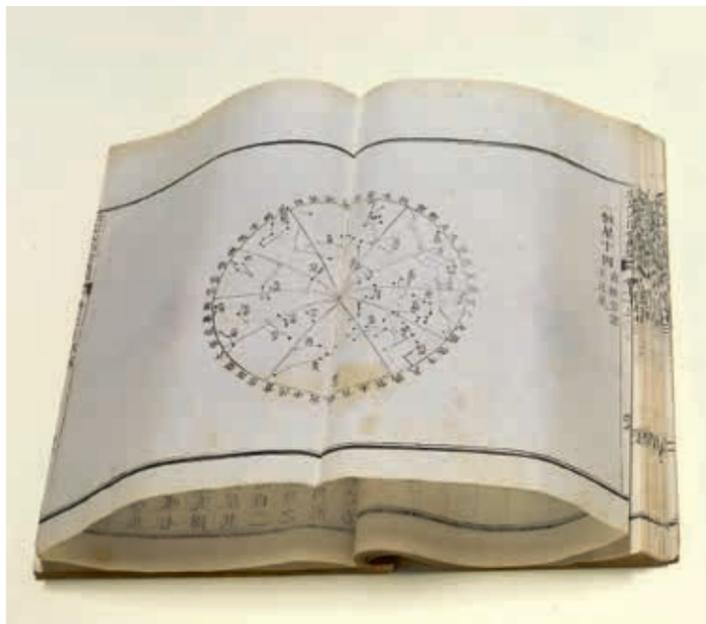
作品背後加固是為「褙」，與「裝」聯用，意同「裝裱」。為表達此一概念，筆者選展明代類書——《丹鉛總錄》，一方面展出卷八「簡牘」條的文字敘述，說明「簡」、「牘」之原意及其演變成「箋」的過程，而另一方面則以文字為證，敘說古籍裝潢之源起，以及其與載體之間的關聯性，卷子書《穀類抄》，以及長卷畫《沿海岸長圖》的展出，便是書籍與繪畫同源的實例。（圖六）

「裝幀」雖然是現代較常見的書籍裝潢設計用語，但「幀」的本意指張開的畫布，一幅畫稱一幀，近代圖書裝訂法改變以來，更衍其義，稱一紙為一幀，疊合多「幀」，裝訂成冊，便是「裝幀」本意。由於該詞涵意比較偏向技術層面，加上屬於外來用語，較難覺得相對應古籍，故僅以文字說明之。

除了甲骨文、金文等這類廣義的文獻，均稱作「書」之外，真正具有



圖十五 《皇清奏議》書衣（封皮）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四 《大清會典圖》內頁 清嘉慶1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《說文解字》書衣（封皮） 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《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》書衣（封皮） 明 永樂3年內府刊小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考古出土的古代縫續裝書籍，但樣式已差可比擬，故選展之。還有，《說文解字》，除了展示線裝樣貌，更重要的是以許慎「著於竹帛謂之書」語，表達古人對「書」的原始概念。除上述古籍較常使用的裝潢方式之



圖十三 《續旬貝葉經》外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廷風格，與內府刊行的新書裝潢差異不大。除了改裝的宋、元、明善本之外，還有一部分非清刊書籍，在未受重視或僅作資料儲存的情況下，不論是外觀或內葉，似乎均保持原貌，例如內閣大庫舊藏書籍，或是來自清國史館、國子監、翰林院的部份收藏大致如是。

至於清內府纂刊新書的裝潢，一般依用途區別，有等級上的差異，例如專供皇帝閱覽的呈覽本（又稱御覽本、進呈樣本），以及各宮殿陳設擺放的陳設本，等級最高。這類書籍，不但講究刷印紙墨，書冊、封皮等用料亦相當講究，而專為收藏所配用的內、外裝具，製作同樣精巧，與書冊相映成輝，成為清宮藏書之最大特點。此外，用來賞賜臣下的賞賜本，與呈覽及陳設本相較，其印刷紙張、封面用料自然略遜一籌；而用作頒發天下廣刻，流通於民間的通行本（或稱官刻本），則與一般民間書籍裝潢品級相仿。

除去用途所致的等級差別，清宮裝潢書籍，實際上也常因為書籍種

類、內容，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，例如佛釋經籍類最是莊嚴慎重，歷朝本紀、實錄、聖訓、起居注等，則必須遵守定例，不容誤失。御製詩文集、會典、方略等類，裝潢樣式、用材，往往經過請旨之後，由皇帝定下原則，才正式刊行。

為符合上述清宮裝潢書籍的兩個面向，本單元特別訂定兩個次題：一是「重裝宋、元、明善本」，二是「清內府纂修新書裝潢」。前者選展原則一如題旨，著重在明代以前寫刊，但十之八九均經清內府重新改裝書籍，其中裝潢最講究的明代以前佛釋類典籍就選展了八組件之多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卷附心經一卷》、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量壽陀羅尼經》是宋代繡字本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、《大乘經呪》、《大方廣佛圓覺脩多羅了義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是明泥金寫本；另元代中峰和尚泥金寫本《妙法蓮華經》也在展件之列。這些佛經均採經摺裝，前後護板有的以木板為基底包上彩錦，有的則直接用檀木當作

外，還有一種外表看似線裝，但內葉圖版卻像蝴蝶裝的特殊案例，例如展出的《大清會典圖》影像（圖十四）；此外，還有一種極簡單的裝訂方法，或說談不上裝潢層次的「毛裝」，則以院藏清國史館原藏《皇清奏議》影像展現。（圖十五）

第三單元展件分佔三大櫃，兩小櫃，佔總展覽面積比例最重，無疑是本展的精髓所在。前文不厭其煩地多次強調，院藏古籍與他館最不相同的，實在是「琅函萬疊」、「緗帙千層」的特殊外觀，而這麼講究，這麼多精奇古雅的書籍裝潢設計，自然是因為皇家珍物的緣故，故而直接以「極其環致—清宮藏書裝潢」為單元標題。（註三）

清宮藏書大概分成兩大類：一是承襲明皇室所得，二是徵集及內府刊行。雖說來源各有不同，但一旦進入宮藏，在書籍保護及皇帝珍視的前提下，宋、元、明等傳世善本多數經過內府改裝。換言之，秦半明代以前善本，除內葉仍保留原貌以外，書籍外觀所體現的，則盡是濃濃的宮



圖十九 《朱子語類》書衣(封皮)與函套 明覆刊成化9年江西潘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六 《大乘經咒》書衣(封皮)與內頁 明永樂間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《陶靖節集》書衣(封皮)與函套 明刊大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經袱包覆外觀 明弘治16年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佛經以外，非清代寫刊的清宮善本裝潢，大概分兩大類，一類品相較佳，書衣與書函多織金錦緞面，推其製作年代可能不會太早，例如「天祿琳琅」特藏之中便可得多例；而另一類，不但使用箋紙作為書衣素材，外配的錦函，雖明顯殘損，但仍能看出其風格素雅，式樣亦多變，除較普遍使用的四合錦套外，也含多件雲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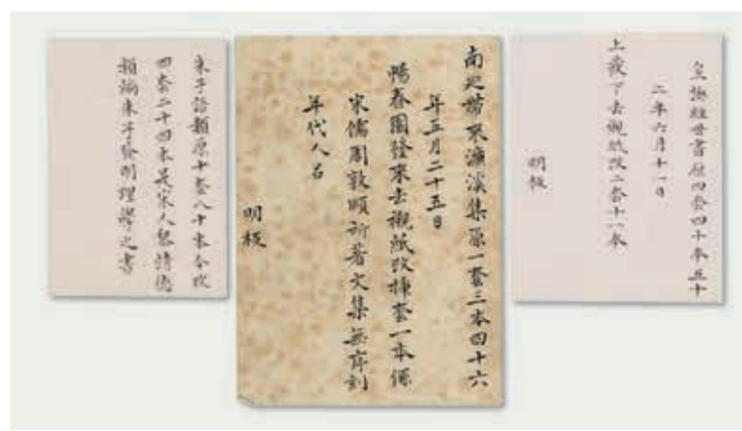
及卍字六合套。還有，這類書籍之中，亦見內頁夾有註記康熙間傳旨修繕，以及如何改裝的小紙箋（或黏貼浮籤）的例子，說明清宮自康熙時，便已經開始整理改裝新入藏書籍，往後，歷二百餘年而不間斷，這正是展出《朱子語類》、《濂溪集》、《皇極經世書》、《三家詠物詩》、《陶靖節集》等五種帶小箋書籍，雖知其應會改裝在康熙時期，但書衣與書函風格並不一致的主因。例如《朱子語類》的明黃素箋書衣，風格典雅，但卻配置色彩濃豔的仿宋彩織金錦四合套；而《陶靖節集》的書衣明顯是清中後期常用的卷草紋緞面，但所配紙合背，琉璃黃蓮花如意紋錦緞六合套造型特殊，從書頂、書根、書口的三面延伸出的三角面，最後嵌合在書面，形成中有太極圓形，上下仍維持雲頭的特殊圖案，不像是清晚期常見的仿宋織金錦書函。（圖十八、二十）

此外，展品之一的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，不但被收入「天祿琳琅」，其裝潢樣式，與嘉慶「宛委別藏」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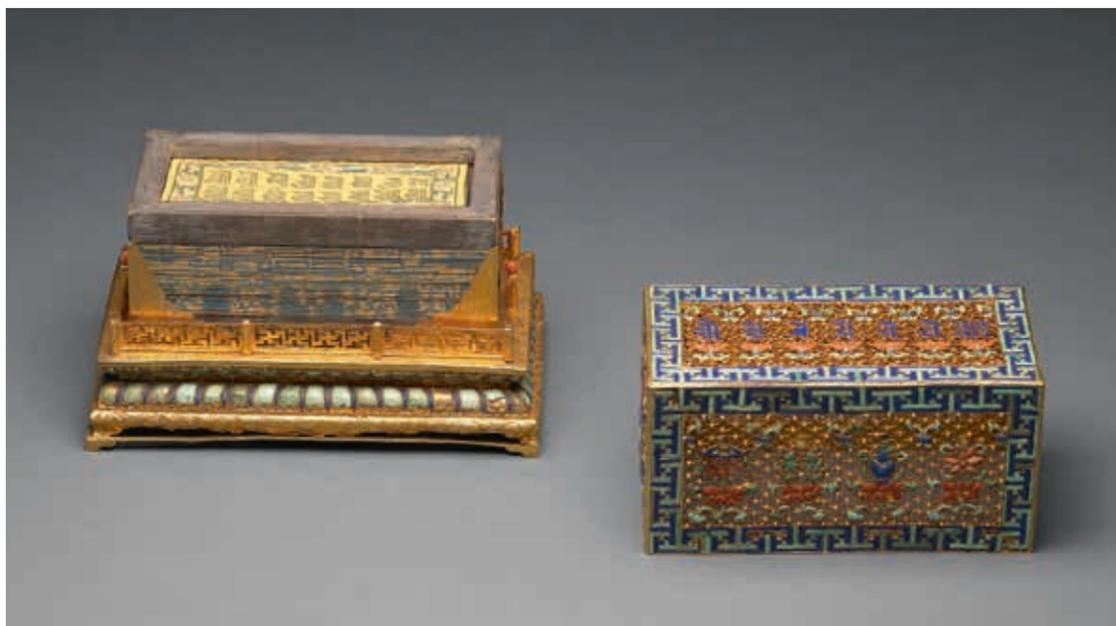
護經板，也有以黃楊木精雕後作為經面、經底的，其中《大乘經咒》極小巧袖珍，書衣以木夾板製作，用象牙嵌出長框簽牌，框內填墨漆，鑲螺鈿——「大乘經咒卷一（至四）」及「乾隆戊午年裝」題字，按內文御製序可知此經抄陳於明永樂九十年之間（一四一〇—一四二二），但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重新裝潢。（圖十六）

院藏清宮佛經多數配有木質匣

盒，較講究的，外頭還包上絲袱，例如展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每一函皆配上大紅暗花緞方形包袱一塊，紅色一面色彩嬌豔，極像是使用西來珍貴染料——紅花染製而成，而經袱的另一面，是帝王之家慣用的明黃色，另經袱邊角處縫上長長的五彩經索，配上白檀香木做成的雲頭牙別，既可發揮保護效果，外觀亦別致雅麗。（圖



圖十八 《朱子語類》、《濂溪集》、《皇極經世書》夾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三 《綠像救渡佛母讚》 附鑲金嵌石方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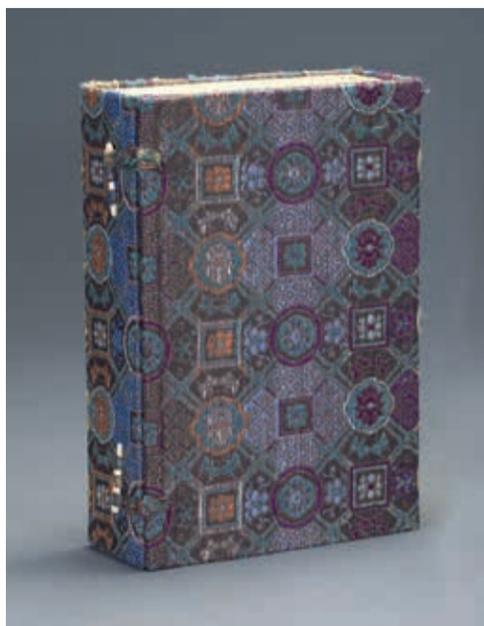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二四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木盒與函套 黑線緯絲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部之線裝，絳紫色素絹書衣完全一致，故知其重裝年代相當。而《臨川吳文正公集》，雖也被收入「天祿琳琅」，但天青素箋書衣，與配用的蘭



圖二二 《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》包袱包覆外觀 清同治5年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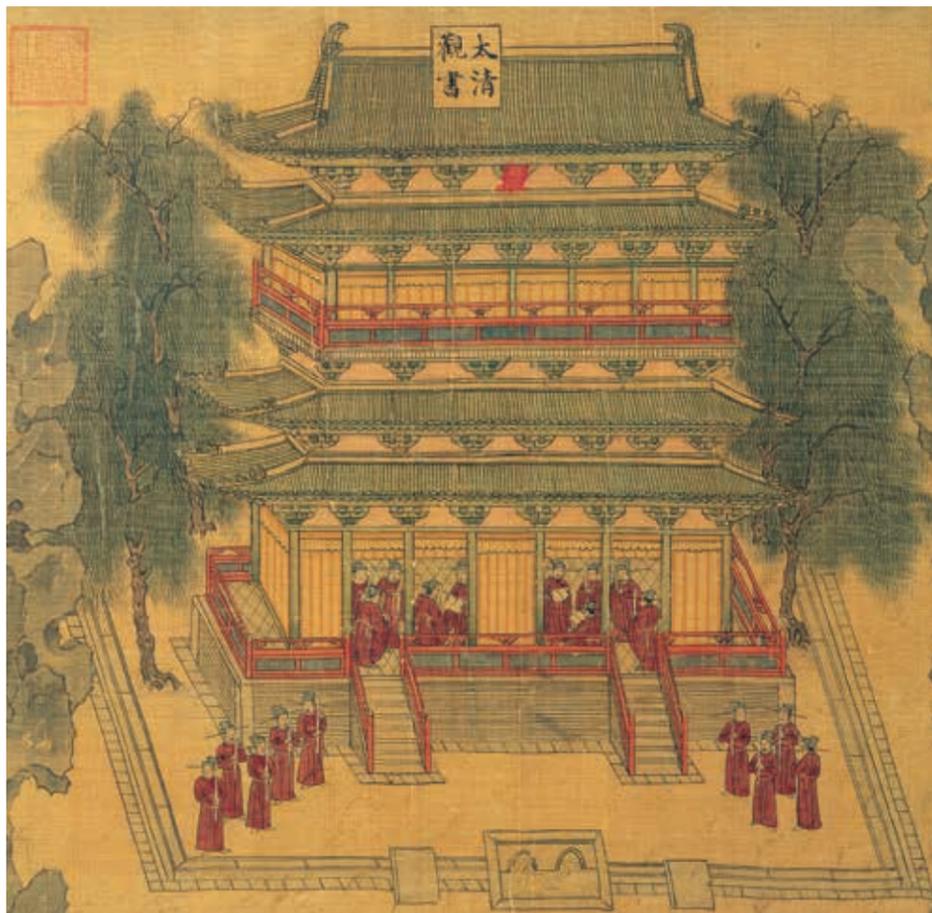
圖二一 《臨川吳文正公集》函套 明宣德10年吳炬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花紫織金仿宋錦四合套，與前述康熙間入藏的《朱子語類》的四合套並無區別，亦可證明兩書入藏時間未必一致，但可能在同一時期重新整理過。（圖二一）另《歐陽文忠公集》這類保留明內府書籍書衣，但改包背裝為線裝，並為之配置大型木函保護的例子，亦在所多有。

清內府刊行書籍可說是院藏古籍之最大宗，為展現前面提到的因儲藏地點、功能，或是否為皇帝御書的等級區別，故在「清內府纂修新書裝潢」子題，選展附有與書衣同款花色，並配有本色雲頭大型骨別四合套，以及長條繫帶的明黃織金雲龍方袱的朱紅雲鳳小紅綾本《大清文宗顯皇帝聖訓》。（圖二二）此外具有典型清刊新書裝潢風格的嘉慶《御製詩二集》；或是配用一扣蓋式花鳥湖石紋別黑大漆盒，原屬於內府抄呈皇帝御覽，原來存放在養心殿的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；還有，冊頁裝，尺寸特別巨大，配有插蓋式大型楠木層櫃，以紅木為板上下夾之的清宮抄本《諏吉便覽》，也都包含在二十種展品之中。至於尺寸略小，但裝潢樣

式與康熙《龍藏經》完全相同的乾隆三十五年（一七七〇）泥金藏文寫本《甘珠爾經》，以及附鑲金嵌石方盒，精巧可愛的清《綠像救渡佛母讚》經文（圖二三），或是以採緯絲技法織字，用象牙色黃楊木精工雕琢護板，先盛裝在寶藍緯絲八寶四合套內，最後放進紫檀淺浮雕佛敎八吉祥紋經盒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（圖二四），則是清刊佛經緝繁慎重的裝潢之例。

相較於清宮藏書裝潢之麗、雅、瑰、奇，民間藏書則少用錦、緞、絹、綢等高檔織品製作書衣或書函，為與之對比，故而另起一單元，名「樸實莊重—民間藏書裝潢」。展出《鳴鶴餘音》、《塵史》兩種是清中期著名藏書家黃丕烈（一七六三—一八二五）百宋一廬舊藏，線裝，鉛黃、藥黃素箋書衣，無題箋，直接將書名、卷次等書於封面之上，與清宮藏書風格迥異。（圖二五）而明代藏書家祁承燾（一五六三—一六二八）淡（澹）生堂鈔本《黃楊集》，也在進入公藏之後，重新以藏青色素箋製作書衣，再配上月牙六合套，益顯樸



圖二八 〈宋人景德四圖〉之〈太清觀書圖〉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宮外觀、各式裝潢古籍，以及書籍、手卷的修復工序圖片為三大元素，表達題旨之餘，也強調本院承襲古人典藏的同時，更積極延續前人愛書與護書精神，不忘時時予以維護。主

標題「護軼有道」四個大字，「護、道」二字來自乾隆御筆，「有」字出自同期書法家勵宗萬（一七〇五～一七五九），「軼」字則是電腦摹仿其他三字風格而來。宣傳海報、入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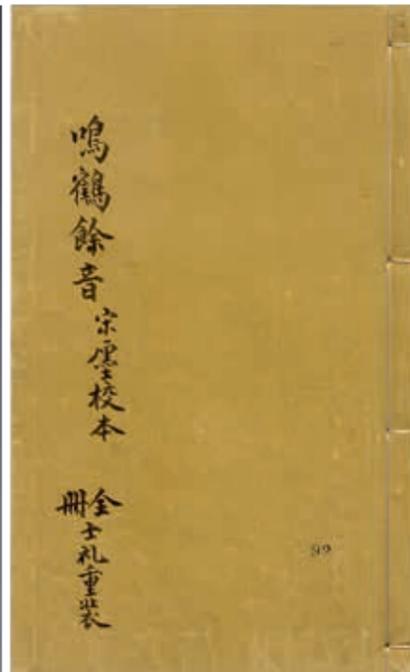
指標牌，取用院藏〈宋人景德四圖〉其中的〈太清觀書圖〉進行設計，主要目的是藉由圖內描述之宋真宗（九六八～一〇二二），在皇家藏書重地——太清樓，召見群臣共同觀賞太清御書，以及新寫四部群書的情景，試圖引發觀眾「品書」、「藏書」，更進一步「護書」的意念。（圖二八）

四個單元的文字說明設計，則是從一百多組展件之中海選取材，例如《後漢書》的黃綠萬字回字花卉四合套錦面，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的明黃卍字紋地書衣緞面，嘉慶《御製詩餘集》的三多紋織金錦函四合套錦面，以及《欽定熙朝雅頌集》之磚紅曲水地串枝牡丹四合套錦面。這四種錦面色彩特別豔麗，圖案亦鮮明活潑，很能營造出展品與說明文字融合為一體的展場氛圍。（圖二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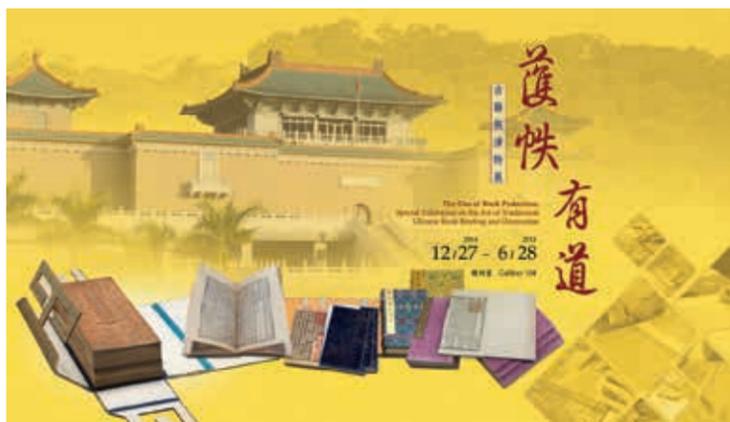
為解決觀眾只能單看固定一式的展品擺放樣式，以及書冊只能翻展一頁的限制，本展覽儘量在展件上方相對應壁面，貼圖輔助。例如函套在內的線裝書結構示意圖，或是展品內



圖二六 《影元本晏子春秋》漆盒、書衣（封皮）與內頁 日本江戶間影寫元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五 《鳴鶴餘音》書衣（封皮）明藍格鈔本配補清吳門黃氏士禮居傳鈔道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七 展覽主視覺牆 圖書文獻處提供

拙古雅。此外《影元本晏子春秋》，原是楊守敬（一八三九～一九一五）觀海堂舊藏，其單線線裝，擬拱花圖案的封皮，或是裝盛書籍的亮黑漆盒，皆帶有濃重日本風格，一望便知非中土之物。（圖二六）

### 展場設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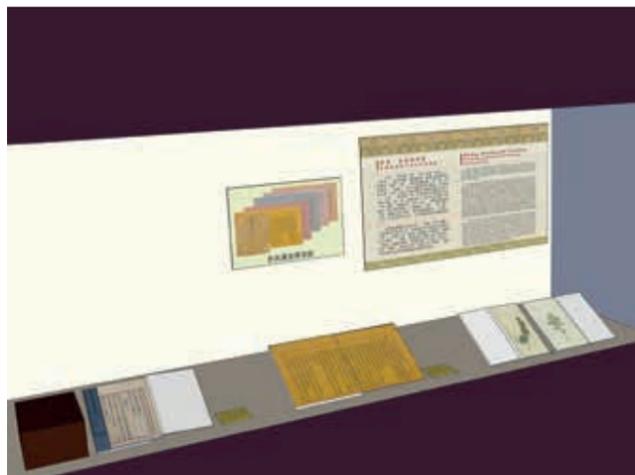
若說展覽單元規劃、文字說明，以及展品本身，是展覽血肉的話，那麼展場設計無疑便是展覽的外衣，扮演吸引觀眾進場與否的角色，同樣不容忽視。由於圖書文獻類展品，在外觀上相較於書畫、器物類，有著先天上的不足，因此長久以來，如何以展場設計表達展題意旨，的確必須付出較大力，本展亦不例外。

為完善演繹展覽主題，在完成展場設計外包予設計製作廠商，立即偕同仁與該公司展開密集討論，首先是展場風格的確認。由於本次展覽非關書籍內容，而是以裝潢外觀為重，因此黃、紅、藍，這三種皇家藏書常用的鮮明、濃重，但不失古雅的色彩，很快被選定為展場設計的基礎色調，舉凡陳列室大門左側的大型主視覺牆面、總說明牆、宣傳海報、展覽說明摺頁、展品文字說明卡、品名卡、入口指標牌、記者會邀請卡等，一律採用黃底色，然後就所需分別進行設計。（圖二七）

主視覺牆、文字總說明牆、展覽說明摺頁設計大略相同，皆以故



圖三一 木函修復情形 登錄保存處提供



圖三十 展場3D示意圖—展櫃局部 圖書文獻處提供



圖二九 《後漢書》函套、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書衣、《御製詩餘集》函套、《欽定熙朝雅頌集》函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漆」為製材的產物，本來就很容易損害，雖然院藏「書籍」本身大致完好，但不論是木製板、函、匣、箱，或是五彩繽紛的書衣、錦函、髹污、灰塵是最普遍的「歷史」痕跡，而縫線斷、構件缺損、錯位、材質劣化等殘損狀況更是多到數不清，在有限的人力組織之下，如何不摒棄原殘損基底，恢復舊觀，實在是一大挑戰！而本展覽籌備過程之中，送修展件規模可謂空前，光「書冊」、「畫卷」就送修達一百八十五件之多，而木製箱、匣、盒、函、夾板也有四十五件，其中更有書籍舊藏根本解體，完全看不出原貌如何的情況。當然以織錦面料製作的四合套、六合套等清宮插套，除錦面磨損外，插套構件缺損，或是板與板的連接處斷裂的也很多，更別說因書別子，或是別帶（別子袷）的普遍性殘損了，因此送修之錦面函套也有七十一個之多。除前述之外，還有兩個錫盒、兩個漆盒，以及兩床大型織錦方袱送修。換言之，若無院內這些修復同仁的努力，一件又一件，一冊又一冊地將舊有殘損

頁、外觀圖等。而關於展件說明，則突破以往多數僅列小品名卡，而無單品說明，致不知從何認識的缺點，而以小型紙卡，約七十字的文字說明，讓觀眾欣賞具象的美麗外觀之餘，還能進一步理解展品所表達的意旨，以兼收推廣教育之效。此外，由於本院陳列室多數採用固定式展櫃，因此空間、動線調整更動，並不容易。為增加展場空間的趣味性，特別訂製一大型仿清宮博古格層櫃，將院藏古籍，分層置入，一方面增加展示空間，另一方面也讓觀眾能夠體會古籍原藏紫禁城各處書房的原始風貌。此外，置放書籍在炕桌上的展示方式，則在突顯紫禁城各宮殿無處不書，天子隨手皆可展讀，說明書籍既可為陳設裝飾，亦可時時為人所利用的雙重功能。（圖三十）

多媒體的運用是現代展覽不可或缺或缺的媒材之一。由於本展展件在外觀上已經過仔細篩選，加上函盒、書衣等種種配件，皆與書冊成組、成套出現，其本身已具相當之「可看性」，故毋須重覆，而改以古來書籍外觀的變化為主軸，精選本院藏品，

以之為素材，撰寫腳本，設計分鏡，製作連貫性動畫，述說書籍從簡冊，歷卷軸、經摺、包背，到線裝書的遞變過程，當然外域傳入中土的貝葉裝書籍，亦不能忽略，而染黃之原意，函盒、書箱等種種配件的功能性，亦一併融入，雖僅有五分多鐘的動態畫面，但所能發揮的教育功效，應不亞於專人講述。

### 結語

以古籍裝潢為主題的專展，是為本院開設圖書文獻特展室三十年以來之首度嘗試，而過去之所以未能舉辦，據筆者觀察，原因倒也簡單，一是裝潢隨時可變，之於書籍版本時代推考，歷來被認為無關宏旨，加上大概也只有本院和北京故宮能有如此精彩的「特藏」，在不易得見的情況下，何來「重視」？

第二個原因其實就是一個「難」字，何「難」之有？籌辦過展覽的人都知道，展品品相是選件的重要考量，書籍裝潢這類以「紙」、「絹」、「緞」、「紗」、「綢」、「木」、「骨」、「牙」、「玉」、

展件恢復原貌，根本無法成展，這便是前述「難」字之意！（圖三一）

總而言之，清宮舊藏古籍裝潢成就，可說獨步十六—二十世紀的中國，而這些豐碩的成品，如今有相當比例皆藏於本院，在邁向故宮成立第九十周年的前夕，僅以本展預祝新年快樂。而因展覽所激發的各種研究，除五篇學術專論，集結在特展圖錄，與展覽同步出版以外，也將有十餘篇古籍裝潢主題各個面向的專文被陸續撰寫出來，這何嘗不是「護軼有道—古籍裝潢特展」推出之前的另一成果！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### 註釋

1. 由於尚未進行科學檢測，故只能說推測為「藥黃紙」，尚無法完全確定。另其餘五色分別是否黃、紅梅、淺灰、粉色及薑草。
2. 本文述說的展件品類，大致以第一檔內容為主，第二檔維持展題不變，但展件更換的方式進行。
3. 以下部分內容與拙著〈護軼有道—院藏清宮舊藏古籍裝潢綜述〉一文相同。〈護軼有道—古籍裝潢特展〉圖錄專論之一。